

智者心语丛书
ZHIZHE XINYU
CONGSHU



XIE ZAI ZI YE

陈思和 ● 著

写在子夜

上

(京)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写在子夜



登录号	096953
分类号	I 267
种次号	145



ZHIZHE XINYU CONGSHU

智者心语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写在子夜

陈思和 著



200534706



XIE ZAI ZI YE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柯谷夫

·智者心语丛书·

写在子夜

陈思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372-7/G·346

定价 12.80 元

听 鼠(代序)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中国的十二生肖是怎么选出来的；更弄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老鼠会成为十二生肖之长。旧书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好像令人信服的也不多。比如有一说，这十二种动物都是不完整的形体，“鼠无睛”、“牛无齿”、“虎无颈”、“兔无唇”……龙总算是人造的，应该完美无缺吧，可也不，“龙无耳”。真是的，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在创造自己图腾的时候，居然漏画了两只耳朵。其他种种也都有点“不全”。那“鼠无睛”，是指老鼠眼睛里没有眼白，只有眼珠，“有珠无眼”，倒是颇有资格列为生肖之长。

又有一个说法，动物界选举十二生肖时，本来应该选猫的，可是猫虽然一身媚态，对于别的动物却爱摆个架子，何况又爱在白天睡懒觉，于是请了老鼠代表它去参加会议，结果在选举会上老鼠大肆活动，取代了猫的生肖地位。——所以，打这以后猫一见到老鼠就拚命地咬。这自然是民间传说，可见人们对老鼠居生肖之长也是不甘心的，才造出种种故事来，怀疑它的合法地位。

当然，说老鼠比猫坏，是根据人的利益来划分的，动物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要看孩子对老鼠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小孩心地单纯，没有利害观念，在他们的眼中，老鼠与猫

并没有善恶忠奸的分别,在外国,有迪斯尼米老鼠的可爱形象,在中国,旧时候的年画里也常有老鼠娶亲之类故事,挺有趣的,并不招人讨厌。老鼠虽然偷吃粮食,可它并不知道这粮食是人类的私有财产,假如没有粮食,它也照样吃其他食物,照样生存。反之,猫有时也会偷吃人类的食物,我家以前养的猫,经常会把厨房里的鸡呀蹄膀呀拖到床底下去消化掉,但是它会作撒娇状,轻轻地认错似地叫几声,主人也就气消了。可见老鼠的缺点不在于善偷,而在于不大礼貌,偷吃了人类的东西以后,以为天地间本该就有人类来为它提供吃的,还大模大样地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者,这才惹得人类讨厌。

老鼠的这种讨厌行为,我也曾身受其害,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十二年前也是一个鼠年,我新婚不久,住的是老式里弄房子,墙壁是用木条钉成,再在外面涂了纸筋石灰。我在那儿住了好多年,原先并没有发现有鼠,大概是结婚后有了喜气,老鼠也搬来同居。那时我在大学里的课时不很多,下午常常在家里看书写作,窗里窗外都非常安静。可是每到下午三点,仿佛是有约似的,那台老式“三五牌”台钟一敲过三下,四壁隔墙里就出现了声音:先是窸窸窣窣,再而辘辘咄咄,再进而是轰然轰然,千军万马似的,从墙里面踏过。我乍听到这些声音,吓得目瞪口呆,有一种墙壁四周全是眼睛的幻觉。我无法想象,在同一个空间里会有另一种生命在活动,它们在墙壁里面鏖战犹酣,而我却无法看见它们。

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由于我的装聋作哑,鼠们竟没有意识到隔墙有耳。它们每天准时在墙壁里聚会、格斗、嘶咬,闹着闹着,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声音变了:每天下午三点,墙里照例铁骑踏过似的轰然一阵后,立刻悄无声响。人有

时也犯贱，听惯了鼠声，就像听惯了京戏，发现其旋律变了，倒想去找一下原因。一找，果然发现了，不知什么时候它们把墙角的地板咬了一个洞，于是每天假道墙壁，从地洞里钻出来，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厨房里活动。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去，大约七八只老鼠，有的在煤气台上踱来踱去，像是散步；有的在碗橱里钻进钻出，显然是觅食；也有的在地板上打滚、撒野。望着这群不速之客，我不由怒从心底起，大喝一声就冲进厨房，那些畜牲先是愣了一下，好像我倒是不速之客一样，然后慢慢地四散而去。这样的对峙维持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我找到地板上的那个洞，用铁皮把它钉住，才安静了几天。

打这以后，老鼠们也警惕了，活动时间改到夜里。我还在灯下写作，它们就开始行动：房间的某一处地板下面，发出嚓嚓的声音，是鼠牙在啃地板。有时它们误啃了钉在地板上的铁皮，发出“咔咔”的声音，大概是不小心把牙齿咬断了，于是更加恼怒，继续找着地板咬。它们很准时，也很勤奋，每到夜深时，以为人们都睡着了，就出来干这见不得人的勾当。

于是，在我房里的墙角地板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地洞，又钉上了一块又一块铁皮，但是“铁皮钉不尽，鼠牙啃又生”，凡有了地洞，厨房里就出现鼠迹。为此，我费尽心机灭鼠。先是备了捕鼠笼子，放了油条，诱它们上钩，就这样一连抓住了13只老鼠之后，它们终于用血的代价识破了我的诡计，再也不上钩了。但地板还是照样地咬，厨房还是照样地光临。我又不不得不养猫。那只猫挺漂亮，也会撒娇，但老鼠没见它抓过，买回家的食物倒被偷吃了不少，更要命的是，到了发情季节，它老是从外面带了一身跳蚤回来，打得

我妻子两条腿又红又肿。她忍无可忍,向我下了最后通牒:到底要她还是它!当然是要妻子,于是只好把猫再送走。——对于这样的人类天敌,我实在无能为力。

我说的绝非虚构,至今也没明白过来,为什么那一年鼠年,老鼠会那么猖獗!打这以后,我每逢一人独坐斗室时,总会神经过敏地听到地下、墙里,凡是人眼所不及处,就有那些鬼鬼祟祟的鼠声,破坏着我辛辛苦苦装修起来的房子。我知道这也是它的一种工作,它的工作就是损害人的安宁和尊严,让人过日子过得不舒坦,不自由,它就高兴。有时夜深了,我在台灯下伏案工作,偶然一抬头,总会疑心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有一双红红的小眼睛(全没有眼白)注视着我,朝着我狞笑。每当这时候,我就低下头去,继续写作,心里想着:我们交换吧,你给我咬地板的声音,我就还你写文章时的灯光,让你也不能舒舒坦坦自自由由地跑出来。——写在子夜的文章,大抵是怀着这么一种心境。直到我搬了新居,这种幻觉才慢慢地消失。新居是一幢钢筋混凝土浇出来的高层建筑,鼠牙大约是咬不动了,耳边才慢慢地清静起来。关于鼠声,几乎已经淡忘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轮回,鼠年又到了。我这才想起这些往事,不知在那些老房子里,鼠兄们别来无恙?

1996年3月10日于东京早稻田

目 录

听鼠(代序).....	1
-------------	---

霞ヶ浦漫思

无月的遥想.....	3
共名和无名	11
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件公案	30
关于“荆生将军”	40
关于正志中学	48
致李辉:面对沧桑看云时.....	56
致尤凤伟: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67
世纪末文坛上的流星 ——悼念林耀德	77
朱东润先生	81

黑水斋序跋

韩文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序	89
回顾脚印	96
碎片中的世界	106
碎片中的历史	117
关于旧序	130
旧序之一：《批评与想象》序	134
旧序之二：《人生美文系列》序	138
旧序之三：《人兽》序	142
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62
余思牧和他的《作家巴金》	166

幕外随感录

云门舞剧团在上海的演出	179
舞台下的外行话	184
观剧短语	189
说说五个武则天	195
外婆桥？似乎没摇到 ——从一个失败的例子看旧上海题材的虚假性	201
由“十大名片”而想起	205

灯下人与书

随想以后是再思·····	211
词典编写与人文精神·····	217
这样的散文,这样的人·····	223
我所喜欢的 10 部专业书·····	225
读张爱玲的《对照记》·····	228
读周作人的《胜业》·····	234
再论鲁迅的骂人·····	243
初读《水浒》的一点回忆·····	258
《儒林外史》中的文人理想·····	260
后记·····	267

思漫浦今霞

无月的遥想

大约是东京电力充足的缘故，晚上一到，路旁的灯惨白惨白，不像上海的路灯，虽然昏暗却黄澄澄的一片，有着世俗的温馨。这边的路灯光一个个悬挂在半空中的“小太阳”，又白又亮，反衬着天空的漆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刚来东京时，一位朋友在新宿一家高楼顶层请饭，桌子正对着窗外，城市灯光星罗密布，静静闪烁的是路灯，流动着的是车灯，好一幅灿烂的星河图，但天空则是墨黑一团，犹如大地的沉默。恍惚间，不由地生发乾坤颠倒的奇想。

每到晚上，独坐在离早稻田大学不远的奉仕园宿舍窗前，也许是朝向的缘故，抬头望出去总是无月的夜空，低头读的也是一些可读可不读，只是为了消遣的杂书，慢腾腾地打发光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虽丰，但中文书籍不算多，只有一些台湾和海外出版的书，譬如关于民国人物的年谱、回忆传记资料以及文集等等，有些在上海时不易看到，于是一叠一叠捧回来读。因为讲的都是陈年隔代的历史，平时就是当作掌故讲也未必有人会耐心听，但于此时此

境独坐斗室的我，却变得似曾相识，或如身亲其历。近年来，民间常有轮回之说死灰复燃，一些不三不四的刊物也常常载文，指名道姓地介绍某地某村某某人死后投生犹不忘前世事情云云，把鬼话变成信而有征的学问。我想说的自然不是这一类，但对于另一类“轮回”说，倒是颇有同情。譬如知堂，明明身在30年代，却看到了明末社会的鬼影，他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于是他自己也在其中不知不觉地扮了一个角色。这是历史的轮回，而非个人生命的轮回。有时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中真有一种心灵的契合，可以穿越时间隧道，从“前世”中看出后来者的命运。

读历史，前辈学者常常教诲说，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去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用今人的立场观点来苛求前人。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有一个前提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今人的立场观点，未必就比历史高明，反之倒往往是一种今人的局限，就学术而言，是一种偏执。这偏执不但妨碍认识历史，也同样妨碍认识现状，于历史于现实是两端茫然。今人读史要先破除自己头脑里的种种偏执，这并非是放弃对当今社会生活的立场和感情，一味躲进故纸堆里摆弄学问，而是应该更加有自信，更加热爱当今生活，以自己生命直接体验现实真相，感受其中的大憎大爱，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人们常说，读懂了历史，也就知道了现在。我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有感受到了真正血肉腥味的现实生活真谛，也就能理解历史上的血和肉，有人读史读得神采飞扬或者毛骨悚然，也有人读史只会背出许多时辰八字，差别就在这一点。现在常听人抱怨，

年轻人生活环境变了,对历史也觉得茫然起来,并把这些现象归咎于爱国主义教育不够。其实不对,年轻人之所以对历史茫然,正是由于他生活经验不足,对现实社会缺乏深刻认识和大憎大爱的感情所致,换句话说,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正反映了他们对现状的茫然无知。太史公写《孔子世家》,写到末尾忍不住自己站出来说:“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这最后八个字很说明太史公当时的心境,我想,正是太史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作为知识分子(当时谓“士”)的责任自觉,有了足以深切的认识,他才在历史人物孔子的一生中找到了价值的依托。孔子在他的心中复活了,于是一部《史记》,同样可视天下君王圣贤如粪土。而那些终日在孔子庙堂里按时上课下课,学习礼仪的儒生,虽然毕业以后也能在朝廷里找个饭碗,但未必能真传曲阜庙堂里的高山流水。

读历史也好,修传统也好,彼时彼地固然要周到,但更需要的是汲取今时今地独特的新信息,去丰富历史内涵。读史者将自己放入历史长流,历史也成了现实,身边所展开的,正是历史所演示的,时时可以获其教训。我不敢说自己读书如知堂,已经进入了这般历史轮回的境界,但面对无月,耳闻暮鸦,是容易生出幻觉的,虽然书上演示的百年史在现实时空里已经几度更换,但温习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宛如眼前。有时想起来也觉得好笑,时临世纪末,旁人正忙着展望新世纪之梦,而自己竟像东南飞的孔雀,频频回首,牵肠挂肚,对这苦难如荆棘的百年史,屡屡生出“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之心。不是因为羡慕,倒是因为恐怖。手边正好有几套民国元老的文集,这几位大老,在本世纪初曾西渡欧

洲,接受社会革命思想,创办杂志曰《新世纪》,鼓吹反清革命和世界主义,于行于理都可谓先驱;可是廿年过后,正值国民党发动反共清党,他们转而加盟于国府,支持屠杀,于行于理都不可喻。鲁迅关于“帮闲帮忙帮凶”之说,由此可得一证。虽说政治是非一向以各政党集团利益为转移,历史上也是各有各的说法,但面对这屠杀和血污(其中还有以往朋友子女的生命),难道就是“新世纪”所梦求的理想么?这种是非本来不必求诸公理,但问良知即可,但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在公理与良知之间如何抉择,尤其是在所谓“公理”被打上了权力和金钱的烙印以后,如何给以破除,都是本世纪以来未决的悬案,而这些起码的认识不足以抗世立命,那么即使到下一轮的新世纪,历史的鬼魂仍有轮回之可能。

正如司马迁一代读书人会在曲阜庙堂前“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一样,由本世纪的传统熏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从百年来知识分子道路中寻求对当代生活的立场,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以当代知识分子的实践,来参与建构百年知识分子的新传统。司马迁的时代,孔子已传十余世,作为一种人文理想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都已经初具规模,并且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本世纪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无论怎样追溯,都不过百年历史,连原始形态尚嫌粗略无定,遑论规模。现代诸子各家学说和中学西学传统,均未能充分展开和融汇,“传统”之“新”到尚未定形,难免为人所疑: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究竟是成是败?是否具备一个新的精神传统?因此,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回眸百年之前的世纪之交,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回顾总结,以求对近百年文化精神史的整体反思,正成为近年来